譬秋左氏傳講解

廿三廿四

二十三、
二十四、
昭公
昭公
十三年
十六年

白仁12
1995
12

D仁12
1.995
12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三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昭公

經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以歸公至自會。
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
滅州來。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
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
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
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
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
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
弗克敗焉平子怒令
從之費人

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
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
而質許圍蔡淸有
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
邑而使爲郢尹蔓成然故事蔡公
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淸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
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曰今不封蔡

蔡不封矣（トキニサイ公ハサキダツテソノ国ニカヘラホロボサレテイマソノ
クニノトナリニアルユエハマセケンサヲガシキヌリタテモレサイニセザレバモトサイトナルジセツガナイニヨリ）我請試之以蔡公
之命召子干子晳（セニテシカヘキワクニヨビムカヘラレ）而告之情（ジヤウヲアカシテソノ
ムリニ）強與之盟（シカエトシセキヲフタリ）及郊而見之（テカエトシセキヲフタリ）而逃（ニゲタ）觀從使子干子
晳（ニゲタクワンジウガソノシヨクニヨリ）己（オレ）行（ソコヲ）徇於蔡曰（ヘテサイインカヘサヲキアツマリイチゾニホヒニトコロエテ）蔡公召二子而
盟（カニニカイニテハヤヲシテテコンバツサツソクタチノカセ）將納之與之（シカエトシセキノフタリ）盟而遣之（レリ）矣將師而從之（ヤウトシテ）蔡人聚
（サイインカヘサヲキアツマリイチゾニホヒニ）將執之辭（イナビ）曰（ヤラレ）先失賊成軍而（カラウテウガ）殺余（スモ）何益（ヤクニタヽ）乃釋之（レス）朝吳
（クワンジウトイヘヒトリヲ）亡則如（キ）違之（ヤラレ）以待所濟（ヤウニタヽ）若求安定則如與之（ヤラレ）以
（ドチラガヽツカマケルトモタヽヌマデアツニ
ハタイロヲミルマデアツニ）我請試之以蔡公
（クワンジウガソノクニヲヽサメヨウトシテ）及郊而（テ）強與之（シカエトシセキヲ）盟（ヒ）入襲蔡蔡公將食（ショクジセフトスルトキ）
坎用牲加書而速（ガトヽクシカヽトセキノフタリヲ）
（ヲヽヒヤカシ）

濟所欲且違（サイコウオモフトコロヲデヤウズルニユスルニ）上（サイコウ）何適而可衆曰（ハヽドモガイハ）與之乃奉
（シ）蔡公召二子而盟（ヒ）于鄧依陳蔡人以（ヒトヽ）國（モヨヲモクトリタテ）
（ヲ）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井テ）
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ニヽガコクコウスナハ）
陳蔡欲（ト）爲（ニ）名故請（ヲ）爲（ニ）武軍（カタキンレイアウヲウチタヽイ）蔡公知之曰（テ）
欲速（シ）而（ニ）藩（セン）而已乃藩（ソコデヨシバリ）爲軍（ヲ）蔡（ニ）
（ヲ）且役病矣（メリ）請（但ク）
公使須務牟與史猶先入（メ）因正僕人殺大子（ニ）
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ト）
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ト）先除王宮（ヲ）使觀從師（ニ）

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君必歸後者
鼻馬ヲオクレテモドリクモノハベナキルトガメヲ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
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
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
余殺人于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
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
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
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
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縊于汝汭夏

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
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
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
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
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
毎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
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
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

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于于訾實訾敖殺囚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衣之王服而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擊檮之田事畢弗致

鄭人請道路將命寡君以擊檮未之致也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曰臣未聞命既復命王問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

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
カミゾノオボシメシテ　エラバセタマヒニ　ノ　メヨト　タラ　ク　ニ　テヲ　ニシテ　ノ　ヲ　ル　ニ　ヲ

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
デ　ハ　スルヲ　カミノタテサセタマフナリ　ツル　カヘ　テ　ニ　ノ　ニ

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
ウメ　ニ　ミギノ　タマヲ　ニシノヒサシノオタマヤノニハヘ　ヨヲメ　ヨリ　ル　ニ

皆遂之平王弱抱而入
タマヒトコロヨリハルカニト　リテ　ヲ　シ　カレテ

靈王肘加焉
カタウヘガタマヘカクリタ

子干子晳紐
ニテカントシセキノタリガ　ヲ

再拜皆厭紐
ニテハイレイマ　ヲ

子干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ソムキガ、ミカヲタクミニホヒサクシテヒトリ　ヒトガダキヌユユヒトガダキカクエテイリ　ソノニミホカヲサクシテヒトリ　ダチガデキヌユユヒトガダキカクエテイリ　ソノニミホカヲサクシテヒトリ　ソノニミホカヲサクシテヒトリ　ソノニミホカヲサクシテヒト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生。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甯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

邴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不倦。棄民從利。而與之獻。好學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成虎

祁ヲロシウコウ子ニシテくハキ
ト於チヘ伊レザシキノ子ニガデ
キアガリタレバ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
ノカラウキヘイシ
ガキヨノカウラ
スセメトリタノメ故晉將以諸侯來討
ルサ
以不示威乃竝ニヨダイ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
良水道不可呉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
カヒリヤ
ウムラフ
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
丘子産テイカラウシサ
ナヒハチコウ
于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産
ウムラズ
幕九帳行于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
マク
會亦如之
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筐錦曰諸
侯事晉未敢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
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曰受羹反錦曰
晉有羊舌鮒者濱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
ダラスコトセガノヤウセヌプガ
シアザアラニヨリテキツト
マウシツテヤウトゾンズル
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
カヘシヤトハ
リモノトモガ
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
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遲速唯君

ソノハヤキハナンドキナリトモシンクヲオサシツシダイニマカサフトイヘタ

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有事而無業則不庳有禮而無威庳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再會而盟以昭明志業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齊侯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

叔向曰國家之敗

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

能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小衆不知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憩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

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命是從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

荊子仲之憂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衆而弗克魯人懼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戎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今諸侯日中造于除

癸酉退朝韓宣子命僕速張於除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早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

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遺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平子歸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車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盧歸于蔡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赤可謂禮也公曰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講舊好也執其卿冬十月葬蔡靈公

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呉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呉。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君其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親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歸也能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歸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鮌違命。殛之羽山。其罪不至於殛。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罪。於晉君微武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猶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猶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鮌也。聞諸侯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不歸鮌也。聞諸侯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

何且泣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罪己禮也
南蒯之將叛也
叔孫昭子曰臣聞之
夫禍疾使請於南蒯曰
若以君靈不死
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
之欲叛也
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
群臣
平子懼先歸
惠伯待禮
而後行
冬十月
叔孫昭子如晉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
二月曹伯滕卒
其公子意恢
莒子朱去疾卒
冬莒殺
其公子意恢
晉罪己禮也
尊晉罪己也
司徒老祁慮
願受盟
而疾興
請送子
期五日遂奔齊
待飲酒於景公
公曰叛夫
對曰臣欲張公室
而欲張公室
罪莫大焉
不忘其君
畏子
以及今三年聽命矣
子若
弗圖費人不忍
其君將不
能畏子
矣子何所不逞
欲
子韓皙曰家臣
司徒老祁慮
來歸費
侯使鮑文子致之
夏楚
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
於宗丘
且撫其民分貧振
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
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
勳合親任良物官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
經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
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
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
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
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
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
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郢以無忘舊
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
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隱黨公子鉏送之。
有賂田晉邢侯。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
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
與雍子於朝。宣子同罪施生戮。尚曰三人同罪。
死可也。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而略以買直。
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亡惡而掠。
美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

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二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涖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沘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楚薳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卽位之二子唯信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子莫之如也而在其

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穆后崩師伐鮮虞鮮虞人或請以城叛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不可以欲城而通姦所喪滋多一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貿怠不如完舊貿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

率義不爽好惡不徹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一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一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鼓鞮歸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相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與文伯籍談伯氏其何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公對曰晉之所以爲盟主者以其賞罰當罪使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

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

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經 十有六年夏齊侯伐徐楚子鬬子而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齊侯伐徐楚子聞鬬氏之亂也與鬬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鬬

地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十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苦人會齊侯盟于蒲隧徐子及郯人莒人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路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其是之謂乎二十月晉韓起聘于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諸侯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罪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懼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

在位數世（堅ク）世守其業而忘（及テ）其所（ノ）僑馬得（ル）恥之辟（ケ）耶之人而皆及（ク）執政是先主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セン）我（ヲ）宣子（ガ）有環其一在（リ）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ノ）産（ガ）聞（ク）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ス又）僑聞（ク）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ヲ）以定其位之患（ヲ）夫大國之求（メ）無禮（ヲ）以斥之何（ヲ）以給之（ン）一（ノ）大國之人令（ヲ）於小國而皆獲其（ノ）所（ヲ）求將何（ヲ）以給之（ン）一（ノ）小國而皆（ノ）共（ヲ）其（ノ）所（ヲ）否爲（ル）罪滋大大（ニ）饗之有（リ）吾且爲（ル）鄙邑則失（フ）位矣若韓子奉命（ヲ）以使（シ）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ン）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ヲ）人曰必（ス）告（ン）君大夫韓子請諸（ヲ）子産（ニ）曰日起（ツ）請夫

大叔子羽謂子産曰韓子（ハ）盟主執政實（ニ）以貳（ス）晉國韓子不可（ラ）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ヲ）鬼神而助（ケ）之（ヲ）以興（セバ）其（ノ）凶怒（ヲ）悔之（ヲ）何（ソ）及（ン）吾子（ハ）何愛於一環（ヲ）其以取憎於大國也（ヲ）盍求（メ）而與之（ヲ）子産曰吾非偷（ニ）晉而有二心（ヲ）將終事之（ヲ）是以弗與忠信（ヲ）故也

環執政不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産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我無強賈爾或匄奪爾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二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以知鄭志子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産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在此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於他人乎大叔拜宣子曰

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甫子旗賦有女同車子
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
獻馬焉而賦我將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
賜我玉而免吾死吾子靖亂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敢不藉手以拜公至自

晉荀躒如周涖下卿之位也籍談爲大夫以從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晉
其戮乎夫子相君以合諸侯而棄其命誰之咎也語季平子曰晉
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
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
曰有事于山藪山而斬其木罪大矣奪之
官邑
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呉
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
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
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
朝日有食之祝史
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
伐鼓於朝禮也平子
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
請所用幣昭子
曰不有以國能久乎夏六月甲戌
月朔愿未作曰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
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
至二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
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
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
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
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
君矣
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

我(能)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者)也青鳥氏(者)也丹鳥氏司至(者)也祝鳩氏司閉(者)也伯趙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氏司正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

備ヲ
九月丁卯晉荀呉帥師渉自耿津使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虞
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虞
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
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
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呉而授之陸渾
故使穆子浮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
帥師獻俘于文宮
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及漢申須
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有災乎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
侯有災
火出於夏爲二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
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孛及漢漢水祥也
星孛及漢
太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太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
不過其見之月鄭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玉瓚玉瓚盛鄭必不火子產弗
不過其見之月鄭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

與（ヘカラウミサシボテタウイナストヨロギタウシエキナキコトヲシルユエンシナモノアタサレヌ）吉司馬子魚曰（ソノクサビギヤウシバクワンシギヨスナハチコウシハウガイクサビギヤウシバクワンシバクワンヤウカンガイクサヲウラナフニカハ）我得上流（ニカメウラノイミタルバ）何故不吉（ソノユヱンハナンノユヱカヲ）且楚故司馬（カツセルコトヲシルユヱニカレイハクワンソノ公有リ）令尹卜戰（セメウヲシテタリ）令龜（セリ）我請改卜（ヲシテカメヲウケテアラタメウラナフニカハ）令曰（セメウイハク）劒也（ハフナリ）以其屬死之（ヲシテソノヲクノシニタルヲ）楚師繼之（ソノチヤウガ）尚大克（クハ）之（ニ）吉戰于長岸（ニカメヲウケテソノトバニイフ）子魚曰（ソノクサビギヤウシバクワンシギヨスナハチコウシハウガ）先死楚（ウシハウガ）師繼之（ソノチヤウガ）大敗吳師（ヲ）獲其乘舟餘皇（ヲ）使隨人與後至（ヲシテタルアラテソノヒトヲシテヒゲガクゴヒトハヒゲスクチクミチカクシテヒトヲマギラスタメニダビヤウシウチヨリ）者守之環而壁之（ヲ）及泉（ニイヅミノワクトコロマデ）盈其隧（ニ）炭陳以待命（ヲ）吳（ノ）公子光請於其衆曰（ヲシテソノシユハンガコノコウシクワウスナハチカツロガリモノテトリカヘサレヌヤウニヲヲサセ）喪先王之乘舟（ヲ）豈唯（ニ）光之罪（ノミナラン）衆亦有焉（ソノシユハンニヲヒヤウソハウドモ）請藉（オノレ）取之（テ）以救死（ヲ）衆許之（ス）使長鬣者二人（ソノヒトハヒゲガクゴヒトハヒゲスクチクミチカクシテヒトヲマギラスタメニダビヤウシウチヨリ）從之三呼皆迭（ヒニ）對（ヨトアツトコタヘヨトアヒヨヒヲシテタリ）師夜（ニ）從之（テ）人從而殺之（テ）楚師亂（ミダレタトコロヘ）吳人大敗之（ニ）取餘皇以歸（ツヒチヨミガヘルヘシトテヲシテ）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三終

大日本　小畑行簡　著

昭公

經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
遷于白羽。

傳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
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修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修於王都不亡何待三
月。曹平公卒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
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數日皆來告火
叔孫曰竈不知天
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
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
子何愛焉子產
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遂不與亦不復
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
國幾亡吾身泯焉
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
葬子產使興三十人遷其柩
晉公孫于東門。
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
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徒太龜

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徵其事商成公徵司宮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焫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郊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鄫人藉稻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夫學殖也不學將落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七月鄭子産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爲蒐除子大

叔之廟(テイノカラウシタイシュクヌナイウキンオタマヤガイヘウチニアルベキモノナルヲヤニキガセバキユヱ)在道南(ミチノミナミ)其寢在道北(ムキタルガユヱテイノカンコウヲオウフルトキニモクワンクワガトホラレヌヲヌクセオイテシサンガキテカラオタマヤナレドモトイフテコハニカクリタルバミヌトアルシカルニノタビハゼヒイツパウハコハシテヒロメモバナラヌコハセインロハニハガチサクセバキユエナリ)其庭小(ムメジブンキヨタノハミヂノミヂノミナミ)過期三十日(イクカマデニハセトイフオタマノキタヘバナラヌヲヤブンヲモタセミツガホドスギ)而不至(ニハ)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タテヲメテ)曰(ノ)子産過(テヲ)女而命速除(カラウノシサンスナトホリタンハウドモヤムクバツソクコヒトイヘバナリ)乃毀(テト)於而鄉(ヲ)子産朝(ソコデ)過而怒之除者南毀(キカくリミテカゼコハザトイソレハオタマヤデアルユヱキタノハウヘコハシヒロバヒトノタビニヒトヲヤブンヲモガミヂノミナヲコハシテカくリタルバミヌトアルシカルニノタビハゼヒイツパウハコハシテヒロメモバナラヌコハセインロハニハガチサクセバキユエナリ)子産及衝使(ニ)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ケライヲカンテマツシテヨバヒニヤルヲヤブンヲモガミヂノミナミニアルヲヤブンヲモガミヂノミナミヲコハシテカくリタルバミヌトアルシカルニノタビハゼヒイツパウハコハシテヒロメモバナラヌコハセインロハニハガチサクセバキユエナリ)火之作也(ソレハオタマヤデアルユヱキタノハウヘコハシヒロバヒトノタビニヒトヲヤブンヲモガミヂノミナミニアルヲヤブンヲモガミヂノミナミヲコハシテカくリタルバミヌトアルシカルニノタビハゼヒイツパウハコハシテヒロメモバナラヌコハセインロハニハガチサクセバキユエナリ)子産授兵登陴(ヲ)(ステヘイヲツイテヘイヲノボラシム)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カラウノシタイシュクスノハヂイウキツガヘボセヨウシンライタサセタクロヤザマデアルバヤザマヒガキノカラウドモガキミノカラウドモガ)子產曰吾聞之(ヲ)小國忘守則危(ニヤ)況有災乎(ヲ)國之不可(ル)小有備故也(ヲ)既晉之邊吏讓(メテ)鄭曰鄭國有災(レバ)晉君大夫不敢寧居(セ)卜筮走望(ヲ)不愛牲(ヲ)

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ヲ)今執事撫然授兵登陴(ヲ)將以誰罪(ヲ)邊人恐懼(ス)不敢不告(ケ)子產對曰若吾子(ノ)亦無及也(フ)(オコクロツガヒクダサルトモオヨビカチテナンセンモアルマイゾシンハナヘヲマテタノヤハリゴクラウスクナクタメデアルゾリ)鄭有他(ノ)覓(ル)望走在晉(ニ)既事(ル)(アギタテテカタツキオセワニナハナカヒモナキニアラヌバカリヲ)人(ノ)荐(リニ)爲敝邑不利以重(ニ)(ワガテイノアレムラクアサイハヤリスゴニシンシンオコロツガカヒ)懼讒慝之(ノ)間謀(ノ)以啓(キ)貪人(ノ)(ヨクバリモノニシテ)君之憂幸而不亡(セバ)猶可(シ)說也(フ)(ヨロビタシンニハ)不幸而亡(セバ)君雖憂之(ト)(ホロビタシンニハ)(アノヨウニ)晉(ノ)矣其(ヲ)敢有二心(ヲ)楚(ノ)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ノ)(サヰムクワンノワンシヨウガキヨイキミラワガシレウブンヘヒツコサセタレバキヨクニハンクニヲ)以不禮於鄭(ニ)晉(ノ)於(テ)鄭(ニ)仇敵也(ナニシオシテ)而居楚地(ニ)(アタカタキクニトテイクニト)鄭方(ニ)睦(シ)鄭若伐(テ)許(ヲ)而晉助之(ヲ)楚喪(ノ)地矣(ヲ)君盍遷(サ)許(ヲ)

ナゼキヨノクニヲホカヒツコサセヲメヒヲガレタヘヌゾ

也。鄭曰。余俘邑也。

トキニキヨノクニヲウチトリタテテイテタレバガトリゴムラトミダテイフナリ

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

ヒゲヲ

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離不可

トガコヒナレバ

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

ゴゼンヘイコウニハ

實白羽。

シカト

經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卒。

傳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

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

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

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

爲少師。無寵焉。欲殺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

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

嬴氏至自秦。郟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

月取之。乃盡歸郟俘。夏。許悼公瘧。

大子止之藥。

カタクアタヤウニナリテ

卒。大子

ワカトガドクヤ

奔晉。書曰。弑

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ワカトノハイヤアラズスリナドコトハステオクベシヨキノデヲガフシテ）

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ソウヘイアツマリテ）楚子爲舟師以伐濮（フナイクサヲシテ）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チカクシテ）於諸夏（ショカニ）而楚辟陋（ヘヒテチヲゴロヘ）故弗能與爭（ヘヒテアラソハ）若大城城父而寘（オキ）大子焉以通北方（ホクハウニ）王（ワウ）是得（コレヲ）天下也王說（ヨロコブ）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高發帥師伐（ウツ）莒（キョ）莒子奔紀鄣使孫書（ソンショ）託於紀鄣紡焉以度（ワタル）而去之（ソレヲ）及師（ソノグンセイ）

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ノボル）登者六十人縋絕（タエ）師鼓譟（サワグ）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絰（ヨウ）弱（ジャク）弟子產（サン）子晳（セキ）娶（トル）其父兄立子（タツル）晳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シタガハ）弗許（ユルサ）絰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ヌサ）如鄭問駟氏（シ）曜（アラハス）駟乞欲逃子產不遣（ユルサ）請龜以卜（ウラナフ）亦弗予（アタヘ）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夭寡君之二三臣札（ハツ）

瘠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一父一謂ティナマシシ井）兕懼隊宗主私族（倶ニ）於謀而立（其）長親寡君（與）其二三（ニサシニノカ）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其奈之ヲ）何（知焉諺ニ）曰無過亂門民（ニ）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ニ）亂（今）大夫（イマシカルニ、カラヌ又）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ニサシニシケヲイドモ）卽（ニ）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ソレカラ）客（ニ）幣而報（其）使（コヘウヨリモシクヤヲヘバ）晉人（舍）之楚人（ニ）城州來沈尹戌（サウウンヤシヤゴセツ）曰楚人必敗（昔呉滅ニ）州來（ニ）子旗（ソンカラウシキ）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ヲ）今亦如（シ）（是ノ）之而城州來以挑呉（ニ）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ノ）（ニ）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ニ）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ニ）室無量（ニ）民人日駭勞罷（ニ）死轉（ニ）忘寢與食非撫（ニ）之也（ヲ）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ニ）國人請爲禁焉（ヲ）子（ニ）產（テイカラウシ）弗（ノ）許曰我鬬龍（ノ）（公則）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シ）焉（ヲ）（ニ）讓之則（ニ）彼其室（ヲ）也吾無（ク）求（メ）於（ニ）龍龍亦無（ク）求（メ）於（ニ）我（ニ）乃止（ム）也（ヲ）今子（ノ）戰言（ヲ）聽由於（ニ）楚子曰彼何罪（ニ）諺所（有リ）

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タトヘバカナイハラタチテマチウチヘデクモハラタチタガホイロガアルトイフヒワコトハガンクノコトデゴザラフゴレハコワフデモイカルトモゾミナキヲトクノケイクヒンショクスルタメナリ）舍（ク）前之忿可也乃歸（ヘス）蹶由（ソコデモドサゴワウシヲトクケイクツヲゴクノヘリ）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アガレウムラ）出奔宋（ス）秋盜（セイヘウドロボウガ）殺衛侯之兄縶（テイノレイコウ）冬十月宋（ス）華玄向寧（カラウクガイトシヤウマイトクワテイイノシンニンガ）華定（カラウクガイトシヤウマイトクワテイ）出奔陳（ス）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カケオチ）卒（ス）

傳二十年春王（二）正（一）月己丑日南至（ス）梓慎（シンチトウシヒ）望（テヨ）氛（ロテンモンカノシンクンガテンモンテ）曰今（コト）茲宋有亂（ソウノケイウント）國幾（シ）亡三年而後弭（ヤミシヅマラフ）蔡有大（ダイヘボリクモノキヲナガメテ）喪（ニオホイナモ）叔孫昭（ロガラウシユクソンセウシスハナシンヌル）子曰然（ハンタクニラガルトナラバ）則戴桓也（デアラフナラン）

也（タイヨウケンシンヲ）費無極（ソンカラウヒブキ）言於楚子（ニンヘイウ）子曰建與伍奢（マウシレテ）將（サテ）以方（ニ）城之（タイシントマウリノ）

叛（ラク）自以爲猶宋鄭（ノ）也（タイサハヘリソウヤティノクニホドモアラフト）齊晉又交輔（テクニモチテラフトノタクミガゴザルウヘニ）之（ヲ）將以害（セイヲ）楚（ヲ）其事集矣（ムホシ上セフト）王信（シン）之問（ヲ）伍奢（ニ）伍奢對曰（テ）君（モ）過多矣（ゴゼンハイワガンノクニヲ）王執伍奢使城（ヲ）父司馬奮揚殺（サツ）大子（ヲ）未至而使遣（ラ）之三月大子建（ヘイワウノウレウ）奔宋（ニ）王召奮揚奮揚使（セイホノヘイモノヲ）城父人執（ヘテ）己（ヲ）以至（ラ）王曰言（ソンヘイ）出於（ヨリ）余口（ヘイワウワニ）入於（ニ）爾耳誰告（ヲ）建也（ニ）對（テ）曰臣（フシヤウシンガ）告之（ヲ）君（ク）王命（メ）臣（フシヤウシンガ）曰事（ホウヨウ）建（ヘイワウノ）如（ヨ）事（ホウヨウ）余（ニ）臣不佞（ニン）不能（ハ）苟（モ）貳奉（メ）初（サイショゴゼンヨ）以還（テ）不（ヲコト）忍後命（ニ）故遣之（ヲ）既（ヲ）而悔（ヲ）之（ヲ）亦無（キ）及（フ）已（ヤム）王曰而敢來（テ）何也（ヤ）對（ヘ）曰使（シ）而失（ヒ）命（メイヲ）

ヒニマイリノガラ、サレテクシメイヲトリウシナフサ(モバルノニゴゼンノメシニマイラズシテハ

召而不來是再奸也

フタクビクシメイ

逃無所入王曰

ウスモノゾ

歸從政如他日無極

ニクモヨト

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アルマイトノゾムベルニハ

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

トウガンノワレヲテコロサレフトカル

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

カゴシヤノゴトモぐハジくアルモノナレバ

不然將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

ニゴシヤウガトくコシ

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

コくロヅカヒナコトンデくアサメシクコトガナラズヤウくナッ

楚人皆殺之員

ゴヤウガアニノサ

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

ゴヤウガトくニヨリ

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

ムクハニソシンシルヒ

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

ウシガデンニアタヨムクイルツ

余姑爲之耕於鄙焉而設諸進

ヨガデンニアタヨムクイルツ

乃見鱄設諸曰亡愈於

ソコトリソバニエウシセツショヘ

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

ニドウヤクシニサウダヤウヲイ

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

ニヲヨシテホビルハ井ガラシルツ

死先諸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

マツヨリハ、デルコトナバレくモガサキニテシヲオコサブデハナイカト

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及閽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

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憎子也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千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鼂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閽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公聞亂乘驅之斷肱皆殺之公聞亂乘驅

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
及公宮鴻駘虺駘飛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
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
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寶
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
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
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
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
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
臣不敢貳心寡君有社稷則有宗祧在
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
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擯
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
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
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
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

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盟喜與北宮氏盟子賜析朱鉏盟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賜大夫二三子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鄖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

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
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
生憂而滋長乎臣聞之曰無畏寇讎而畏同盟寇讎
不可測同盟不可棄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有
命余不忍其族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猶以詢之質
而攻戍辰華向奔陳二子華玄曰于君而出華登奔
吳向寧欲殺犬子華玄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
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猶以詢之質而攻戍辰
華向奔陳二子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歸公子
二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猶將自門

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
所齊侯亦遂疥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闇以辭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

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魚曰祝史正其辭信也故能協於鬼神以和人神人無怨惡上下無違心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聽淫而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愼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子魚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以其物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

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斯損聊擾以民人苦病夫婦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擾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夫人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敢進旌以招士皮冠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職守官職不廢百姓不失業故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否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

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
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
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德音不瑕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
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
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
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
鴆氏
逢伯陵因之浦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
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
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
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

崔荅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崔荅之盜盡殺之盜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糾之以猛猛則糾之以政寬則慢慢則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朝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

則不咸檒則不容（ヌホドホソテレバ）（ナハミヽヲツシレバイツバイナラ）
鐘檒矣（シヨウグユキカチブクキハミヽクヲツシザクホドダイオンナレバ）
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甲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ソウレウシユナヽリロノカラウシユクソシセウシヌハチシユクシユクソンジヤクベチガクキナトヲヌレバカセラレヽヲオコノハクノサウレイヨヲダミヤウトシヲナイトテモヲヲヲ

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飲之酒厚酬之張匄尤之劒而訊之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貙樂諸橫華氏居

虞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廊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而)至(也)相過(也)同道(也)故(曰)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

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鳥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濮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タイヤウガロサレタトキイテクワ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テキルシニハウコウガタハウユ、ソウコウハウ并ジジイトウショシンリムラノモノトタクカヒヌリタクヘデタチ

華杜居于公里亦如之是ノ華氏ソウコウハウニスマヰシテヲルナレバテキルシニガヤウニソウコウノケライドモトタクカヒヲハリタクヘバカツナウラクシンダニショヘヌキテ、テキノソウコウハクシテドテラタベデムカヒイクサノコトヲイテハゴノヤウナサマイハカリヘメヲカケマスイ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鶴公子城莊堇爲右相遇城還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雙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豹則關矣曰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之將注之豹射出其間平公之靈尚輔相余

チニツチシスルモハカラレヌユヘンガヒニヲットナイニクヲトウヲオクリテヤタンリモドリハイリタ

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蔡侯朱出奔楚貴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故封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君必甚

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蔡侯朱出奔楚貴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故封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君必甚

則又關矢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及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肆射之殪大敗華氏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玄搏鷹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迂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亡車十五乘徒七十人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門而出食於朝上哭而送之乃復入

則又關矢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及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肆射之殪大敗華氏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玄搏鷹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迂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亡車十五乘徒七十人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門而出食於朝上哭而送之乃復入

又使」立之不亦可乎」公曰「不可」君」蔡無他矣」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太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

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卯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轅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盈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

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賓孟歸告王且曰雞異於是其憚爲人用犧者實用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之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子劉子單子立劉蛮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

單氏吾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方鮮虞六月荀呉帥東陽使師偽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歸

覲歸使涉佗守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癸亥宮以歸王子還

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擊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還

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骼延定稠子朝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築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

公以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父曰于朝必不克其所與者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

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鄢胙伐皇大敗鄢胙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丗敬王即位館于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于汜于解欠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四終